



# 黃河無淚 三之一

## 編者的話：

「你曉得，天下黃河幾十幾道彎呀？幾十幾道彎上，幾十幾隻船呀……」上世紀80年代紀錄片《河殤》主題歌，娓娓道出中國人對「母親河」黃河的熱愛，看過該片的港澳同胞歌猶在耳。作為五千年華夏文明發源地，黃河因洪澇頻發，被稱為「中國之憂患」。然而過去十幾年，黃河水患絕跡，原本水位高漲的河道卻變成片片乾涸河灘。本報記者日前實地走訪曾深受水災之害的「豆腐腰」河南段，從三門峽大壩一路往下，途經洛陽、開封、鄭州等地，發現黃河雖然被「馴服」，但部分沿岸居民卻生活在家園被毀、山秃河污等新的「水患」之中，令人欲哭無淚。

「原來山裡有梨樹、桃樹、柿子樹，夏天入夜，躺在床上聽着黃河嘩嘩的流水聲，可美啦！可是現在啥都沒了。」住在黃河流域河南段三門峽大壩附近高廟鄉的老人們，遠眺被挖得光禿禿的礦山，回憶從前的青山綠水，濃厚口音下盡是唏噓。這裡原本溝壑縱橫，有「七山十溝」之稱，近十年卻開礦成風，噪音擾人清夢，礦渣污染河水，村民紛紛搬離，只有少數老人留守「母親河」，苦捱終老孤山。

■文/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、駱佳，實習記者 徐夢遠

記 者是在高廟鄉的李家坡村偶遇這些老人的。雖然李家坡村距離三門峽大壩只有三四公里的距離，但記者驅車卻用了半個多小時，一路上塵土飛揚、顛簸不已，儼然走進了「黃土高坡」。

### 五百人村 搬剩三十

到了村裡，只見兩邊全是磚瓦房，不少房門緊閉，門鎖生鏽，顯然已經很久沒人住了。「原來四五百人的村子如今只剩下30多口了。」記者遇見了出門打水澆菜的老寧，65歲的他目前算是村裡「年輕頂事兒」的，他穿着破爛，黝黑的臉上滿是褶子，每道褶子裡都

好像藏着黃土一樣。「村裡只剩下我們這些老傢伙了，年輕人都進城去了。」在老寧看來，不是萬不得已誰也不想再繼續留在村裡。

### 山路挖斷 黃河染紅

「你們是怎麼上來的？原先政府修好的村村通公路早就被拉礦的貨車壓壞了。這山上早就不能通車了啊。」老寧驚訝於記者的「神通廣大」，居然能夠找到上山的路。

老寧最近一次下山是兩個月前，「要不是生病，真不想折騰，光是走那幾公里黃土路就得一個小時。路上淨是大坑，還難得不得了，一吹風就是一嘴泥。到了山下整個人就變成土豆了。」老寧告訴記者，村子裡人越來越少，生活也越來越不方便，沒有衛生所、沒有自來水。紅色的礦渣倒到黃河沿岸，對河水的污染可想而知。「啥都是湊合着，我還算好的，有些腿腳不方便的，都有兩三年沒下山嘍。」

### 自給自足 吃飽就行

李家坡村的老人們幾乎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，「哪有啥消遣啊，村裡都沒人了，找誰玩兒去?!」老寧低着頭，手指在地上劃拉着。

「也沒多少地可以種了，大部分都被開礦的徵走了，就在家門口種個菜。」老寧說，以前地多，有時為種個麥子得跑幾個山頭。「現在基本上天天在家閒着沒事兒。看個電視老伴兒還嫌費電。」

### 最怕生病 死無人知

「早上喝稀飯，中午下麵條，晚上喝稀飯。」這幾乎是老人們的固定菜單。「餓不



■老寧說整條村的地幾乎都被徵走開礦，他只能在家門口種菜維生。

着就行啦。」老寧已經有十幾年沒有買過新衣服了，身上的軍綠色短褂看起來已經很久沒洗了。「洗衣服不方便，家裡沒有自來水，還得跑到村口處的水溝洗。」

提起兩個月前的一次發燒，老寧再也笑不起來。「村裡沒有醫生，出去也沒有路，幸虧也不是啥大病，人還能走得動，要是走不動可咋辦？說不好聽的，躺床上死了都沒人知道。」

「到了醫院，別人輸液輸三天，我只敢輸一天，沒錢啊！」老寧說，沒了耕地，也便沒了固定的收入。老寧也想搬走，但「哪有錢！孩子們在外頭打工也只夠自己生活的」。

儘管沒錢，但老寧還是咬咬牙花了兩百多塊錢買了個國產手機。「起碼有個啥事兒能給外面的人聯繫一下。」這是老寧家除了電視外唯一電器。

■黃河流域河南三門峽高廟鄉李家坡村近十年採礦成風，耕地變礦區，青山變「黃山」，村民紛紛搬離。



■村民過着「自給自足」的生活，出入都靠走路。

## 靠礦富起來 黃河誰管她

儘管留守的村民們向記者抱怨，都是外面人來開礦。但本地村民也有一部分靠着礦發了家。45歲的老李便是其中之一。

幾年前，他看着越來越多的挖掘機進山，越來越多的貨車進出，便東拼西湊了十幾萬塊錢，首付買下了一輛拉礦土的大貨車。靠着這輛車，老李家兩年後就搬到了三門峽市區。隨後他又連續購買了幾輛貨車，組成了個小車隊，現在儼然成了村裡的「能人」。

在老李看來，礦上讓村裡人「搞運輸」也是對村裡人的一種補償。但老李心裡清楚，這裡問題多得很。他悄悄告訴記者，這山裡的很多礦都無證開採，「哪裡有那麼多開採證啊，只不過大家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」

「有些礦區算好的，最多就是破壞植被，但你看黃河對面邊上的那些，

礦渣都是直接倒到河裡了。」順着老李的手看過去，果然有紅色的礦渣從山上傾洩而下，為的是省點運輸費。老李說這幾年查得嚴，這些礦區已經收斂了好多，最多就是倒到了黃河沿岸，以前都是直接到河裡的。「對黃河會沒影響？你想想看，礦渣都往黃河裡倒，那水能好?!」面對記者的提問，老李反問道，「不過有啥辦法，誰也管不住。」對於老李而言，目前最重要的是，多掙些錢，再給兒子在市區買套房買輛車。至於黃河，至於村子，已然不再重要。

青海 源頭 青海巴顏喀拉山脈

甘肅

四川

■黃河三門峽段美景處處。圖為李家坡村附近的小安村農家一隅，李家坡村原本是這樣。網上圖片

內蒙古

陝西

山西

山東

河口 渤海

河南

洛陽

鄭州

三門峽



本報記者走訪路線

## 村民難眠 果樹毒死

三門峽礦產資源豐富，鋁礱土儲量更是佔全國的三分之一以上，位居河南省首位。李家坡村位於三門峽大壩下游，離黃河直線距離不到兩公里，因為鋁礦資源豐富，附近幾乎所有的山頭全被「開發」成了「礦區」。留守村民最怕的不是沒田種，而是晚上被炸礦的轟隆隆聲嚇醒，放炮的毒氣、煙塵也把柿子樹毒死。

### 滅絕性開採 復墾無望

「這附近大概有10多個礦區，最早的已經有十幾年了。原來這裡總體環境還是很不錯的，黃河從山腳下流過，山上是綠樹、良田，我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這裡，還是很愜意的。」說起曾經的李家坡村，老寧眼裡有了別樣的光彩。

陪同記者一起採訪的當地嚮導透露，企業為降低成本，基本上都是露天開採，即從整個山的外圍開始挖掘直至挖到礦石。「豈止是掘地三尺，簡直整個山都要被刨空了。」

「地都被徵去挖礦了，還簽了協議說三年後復墾。可是山都被挖成這樣了，石頭都翻了上來，都成石板了，即使復墾，也根本不可能再種地了。」王奶奶腿腳不大方便，已經有三年沒有下山了。很在意風水的70歲王奶奶則說，挖礦「把我們的朱雀白虎都給挖掉了」。

據嚮導稱，高廟鄉大概有100多畝地都被徵用。但王奶奶害怕的不是沒有田種，她在自家屋前開闢了一個菜園子，吃飯不愁，佔地也有差不多一家兩三萬塊錢補償，國家還發給老人

補貼。最讓王奶奶害怕的是晚上。「冷不丁就會有巨大的炸響聲，房子都裂了好幾條縫了，嚇死人。」她說自己睡不踏實，放炮有毒氣、煙塵，家裡種的柿子樹都不結果了。



■開礦廢水緩緩流入黃河。

## 礦區遇險 被困五小時

必須經歷生死之劫，才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「風景」。為了這一眼「風景」，記者曾被困在山腰五個小時，滴水未進，險象環生。

站在巴掌大的石頭上，身體緊緊貼着嶙峋的山體，五個小時絞絲不能動，但我們並未覺得害怕，還有什麼比滿眼的瘡痍更讓人心驚膽顛的呢？放眼望去，被挖掘過的山體好像被「孫悟空」用芭蕉扇搗過的火焰山一樣，寸草不生，沒有一絲生機。在烈日照射下，黑褐色的廢棄礦石灼灼閃光，與未開發的鬱鬱蔥蔥的山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

原本以為，沿着由礦渣堆起來的斜坡會很容易到達山頂，可是越爬越陡，幾乎是在徒手攀岩。雙腳被尖銳的礦渣劃破，雙手被帶刺的荆棘扎破，但最糟糕的是山頂突然傳來一陣機器的轟鳴聲。「完了，要倒礦渣了！」嚮導大喊。此時，沒有任何裝備和攀岩經驗的我們已然是進退維谷。

為了我們的安全，熟悉地形的嚮導冒着生命危險，強行衝上山，阻止礦車作業，大聲求救。最終，記者靠着嚮導帶回的一根兩米長的短繩才安全下山。



■礦渣山太斜，記者(白衣者)不上不落，被困5小時。

地點：河南三門峽高廟鄉李家坡村

現況：耕地被徵開礦，小村十室九空

記者手記